

殺手的獨白

物治五 王湘富

被時間馴服的陽光不再燒灼
原來習慣也可以是一種放棄
兀自忍耐鼻聞窒息的氣味
原諒我機械般專業的粗蠻
誰叫我只是一個沒沒無名的殺手

一刀銳利的冰冷
劃過蠟黃的體表，寒氣
循著神經的脈叢襲上心頭
任寧靜的驚訝在福馬林中擴散

不帶猶疑地正中切開
想像曾經波動起伏的頻率
輕輕牽動起癱軟的膈神經
在最後一次的嘆息聲之前
默默算記最大自主通氣量

流浪的肋骨歇憩拱成蓮座
僵涸的血液停止交互滲透
即使 阡陌肌理縱橫交錯成四頭
卻也 飛奔不離地心引力的拉扯

枕骨斜倚水平切齊銀亮的不鏽鋼台
空洞的水晶體深鎖見過的萬千風情
蝶骨的大翼承載不起人生的重量
卻被小小的淚骨全數記憶了下來
落入篩骨，慢慢地過濾、沉澱
再收縮繃緊的舌骨與我們訴說
緩緩、緩緩、緩緩

在以敬畏與感謝縫線之前
原諒我機械般專業的冷漠
誰叫我只是一個實習待業的殺手
我會冀盼您的犧牲同您的名
深深燙印在往後的歲月
祝禱一聲聲無語的教學

生命的萎縮

(將本詩獻給每一位小腦萎縮的病患與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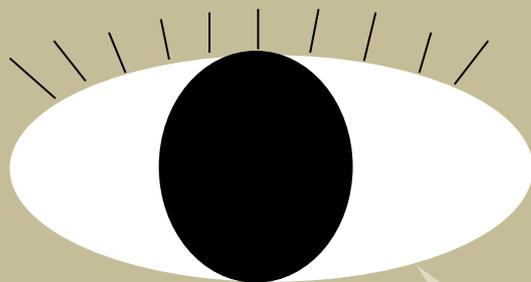
打開門 妳哭花的臉 說妳從地獄回來
我若無其事 妳的難過 悲傷累積著 沒有停歇
環顧四周 景物依舊
我嗅不出 那濃郁的苦悶
我觸不到 那碩大的淚滴
我走不出 那一成不變的牢籠

妳總是壓抑著
偽裝 孤獨與那咫尺的痛
心的盔甲 經過這些日子 也已斑駁
愛的誓言 是那生老病死不離不棄的詛咒
笑容只靜靜停留在牆角的照片

失去 是每日的獲得
平衡感 再見
清晰的話語 再見
行走 再見
坐立 再見
翻身 再見
親愛的 再見
多少次 我想和妳說再見
我無法控制任何事物 只剩眼皮還張著

期待著奇蹟 失敗的幻滅
麻木週期循環著
下一次 妳帶著哭花的臉
希望那是天堂

能的話 我想親口對妳說
“親愛的 謝謝 對不起”



愛河堤上

職治一 李依靜

我在妳的粼粼波光裡

翻閱一頁頁的詩集

詩裡有雋永的回憶

每首都動容

風華了海洋的世紀

我在妳閃耀的裙襬邊

倒影一熠熠的柔情

隨著星月散步回憶

迎著微風細數歲次

浪漫了一城的煙雲

我在妳優雅的名字上

尋找一絲絲的靈感

妳給我的卻是滿滿的色彩

我逐一沾著晨珠 暈上豔陽

描入夕暉 綴上萬家燈火

而那畫中話就是說上幾日也說不完

我在妳輕深繾綣的眸中

搭著小船載滿堤岸的花樹

呼吸一陣陣的意境

有關鄉土寬廣的包容悉收眼底

當大家忙著歌頌妳時

我看到妳隱約藏著的臍帶

有孕育著一城市的驚喜

縱然經歷悲歡離合 人來潮去

妳仍給予每個人充滿愛的流域

源源不絕的詩情畫意

心肺循環

物理治療學系三年級
黃怡璇

上、下腔靜脈的回流，開啟了衝擊的剎那
右心室的顫動隨著你不經意的凝視，定下了我呼吸頻率的判決
左心室裝載的不只是我的生命，更盈滿你灑脫不羈的身影
奮力一搏
唧出的是滿腔熱血與青春年華
盼望的是回首一顧與執手相攜
那餘下的輝煌
走入冠狀一絲不苟地潤澤著心肌
下個輪迴接連開展永不停歇

於你的愛戀似血更似潮水
拍打的頻譜，時而狂驟時而婉約
地球自轉，日陽東昇西落
我的渺小宇宙早打破萬有引力定律
怦然的瞬間即墜入了無底黑洞
伸手不見五指的吸引力
不時魅惑著心，即便漏跳一拍也不足為奇

閉眼，緩慢地吸吐轉換之間
沉澱
默數每個三尖瓣與二尖瓣的拍擊
每一條乳突肌的收縮都如是的揪心
睜眼，微笑，釋懷
放任雙眼去追逐、去守候
放縱心臟去擂鼓、去鬱卒
用力呼吸，享受心悸！

來電

今晚又不回家了？ 妳問，而病患
在等
診外的座位一下午枯等如一輩子
焦躁的氣息送聲音遠去
誰此時沒有了焦距
就推門，給診間一場風雨

沉默是妳最響亮的應對 而
他們的咆哮又是為何
在白旗的更高處徘徊
那是無可言述的答索
喂飯煮我乾涸的港灣

一個扣診的手勢把過勞
安排的淡然
聽指尖敲擊最底層的反響
聽心跳
數一聲兩聲的視病猶親
家人與己身被打包得完美
拖送的比遠忘還遠
救人的人 病得最深

病就病吧
如果點滴憂鬱 就吊起生命的輪軸
不過一死
死亡的好處就是不會再次死亡
而心死像風 久了就會淡忘味道
我好奇是否還有知禮去享用佐餐的酒
味蕾已被摺疊

開整桌病歷一如消夜 在護理站
打燈
找掉落在身後的名字
稱謂遺漏所有格和姓氏
在此只有一個沒有情緒的名詞
藉著光亮卻是為了發現還有甚麼可以捨棄
回家 只為找一枚自己的指紋

晚一點 我說
病患在等

想家在金門的海

看海 看對岸
離鄉最近的異地的黃昏
穿過夕陽滲出的金門 走入
歷史的歧路
留下枯槁老兵的凋零佐高粱
顫動花白鬚髮的角落守着過去以及
日落故鄉的蒼斑
而此浪漫——一九四九的謊太殘忍
殘忍如夕色如血
如一生一斧鑿出的坑陸

幽暗迂迴。返家的醉夢深藏
藝語般的雙眼潮濕
口令羅惹發音的鄉病，風獅爺諭示
前線有雨
雨是半世紀的痛
菸遮蔽了黎明的光
此刻過過煙雨佯掩隨海風傾身，如朝起的蒼城
此刻

此刻營地也有想家的新兵
三分完成盥洗，十秒收拾淚光
請忘了那些間道的清晨還有
旭日的榮耀
送行的溫柔隨田單艦巡航
「復興中華，毋忘 在莒」

「毋忘 在莒」廣播和曙色孿生 以及吆喝
一如家中的早晨 無可救藥的懷念都在
聽筒前的座椅上等候
等候思念把他堵熟
即使期待的聲音抵達料羅灣
閩南小島的清晨仍然太冷
讓最潮濕的企盼鎖進鼻塞
「阿母恁免煩惱啦 我過足好」

海島外
熟悉的景物隱匿
彷彿蒼蒼或海棠今或昔、東或西
遠不可及
於是他們的眺望更遠了 遠到
穿透黃昏與黎明
的鄉思

遇見， 錯過。



火車，載著美麗的梦想，載著過去，行駛現在，開往未來。
車上的人們，每一個微笑，每一滴眼淚，都是一個故事。
那是列車長的收藏。

某天，
火車經過一片向日葵花田。
金黃的，在陽光下發亮。如此動人~~~
向日葵，也被車裡的絢爛吸引。
隨風輕晃著。
那是一個暖暖的太陽天。
火車經過向日葵花田的日子。

相遇，總有盡頭。

向日葵急著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朵，送給列車長當收藏。
列車長卻說，我只是路過，不用麻煩了。

交錯開來的一刻，是個快下雨的陰天。
向日葵被雨打得七零八落。
隔天，就被清掉，改成其他作物了。

其實，火車會回來的，他相信，他回來的時候，又是下一個花季。
所以他不急著收割這美好的記憶。

下一個花季，一樣，是太陽天。
只是沒有向日葵了。
即使，一絲絲殘餘的記憶，也不知道被蜜蜂帶往哪去？

像當初說的。我只是路過，不用麻煩了…

甚麼都不用帶走，也不需要留下。

登岳王祠

職治一 李依靜

欽徽墨下 江水獨生悵

望那賀蘭山缺

望那斑斕殘陽

又望那城池天闕

何處是你眼眸抬仰曾流浪的刻度

三十春秋積累成墜的塵土

懸宕在晚暮的邊陲

地平線上火燒雲紅

點燃九百年前那聲鳴鼓

腐屍燿著綠光

石磚砌築出幽冥的溫度

待熱血噴濺時的怒吼發酵

碎瓦剩瓷鏤著斑斕的銘文

交觴僅存的鮮血

回醇風波亭前的凝神

長明燈上兩柱青火

再如何地狂烈

也照不清歷史淌血的扉頁

棺槨金絲縷

牆宇雕欄壁

氣派不及戰場上

眾馬齊奔揚起的漫天飛沙

八字軍旗蔽遮天

鐵駒吟嘯 箭伏匕現

毅然揮落的是何部的完顏

九重城闕 憑欄檻

鵬翼劃過雲際張昂的末端

馬蹄懸勒在十二道金令的方邊

讓靖康成為你碑前

後人吟詠不盡的輓歌

棲霞嶺上南山麓

風雨蕭蕭未歇處

你用悲壯蘸紅這江濁水

令背脊上的血書

傳誦成一個民族

挺立千秋的氣度

我願做你的知音

縱然弦已斷 松竹亦老

仍側耳細聽你付諸瑤琴

永唱不輟的旋律



風的年紀

醫學五 呂佳儒

風的年紀很大了
甚至超過了地球
她聽過無數生命的歡樂笑語
聽過所有動物植物低鳴嗚咽
她會不會在乎我們相聚時的告白 是永恆或轉瞬即逝
她會不會挾帶一段我內心的呢喃 送到遙遠的你那兒
吹散多少香煙裊裊
風蝕多少海枯石爛
好不好在今天邀請她
親自為我們做個見證
風不似太陽總是 慈祥映照煦煦陽光 鼓舞著萬物
累得滿臉赭紅 墜落海的那端 一晚休息就會恢復
持續不間斷地支持
每天更新包容體恤
風就顯得較情緒化
會哭會發怒會擁抱
因為一點點泥地的皸裂
一小棵新芽萌發的困頓
因為想征服一片汪洋人的驕傲
一味殲滅鏟除原生林地的無知
因為站立在頂峰自覺渺小的謙卑
一對佳偶扶持終身海灘上的互許
道出一個永恆的承諾只需要一陣風的時間
永恆的承諾會持續很久很久就像風的年紀